

〔日〕 赤川次郎 / 著

# 小偷物語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日本第一畅销书作家

# 小偷物语

〔日〕赤川次郎著

宋明清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 1 号  
黑版贸审字 08-95-000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责任编辑:沈海滨

封面设计:李法明

小偷物语

Xiaotou Wuyu

[日]赤川次郎 著

宋 明 清 译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4

字数:170,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

ISBN7-207-03287-0/1·540 定价:10.60 元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晚上的电话 ..... | (1)   |
| 第二章 | 这一天 .....   | (12)  |
| 第三章 | 实 行 .....   | (22)  |
| 第四章 | 归 途 .....   | (249) |
| 第五章 | 结 局 .....   | (259) |

## 晚上的电话

冢原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晚上十点以后的电话，一定是明美去接。

因为每天晚上十点以后的电话，十次有九次是找今年才高中一年级的明美，所以十点以后的电话由明美来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今天晚上也一样，接了一通同班同学打来的电话，讲了快三十分钟。

坐在客厅，打开报纸来看的冢原见状不禁惊异地说：

“——真有那么多的事情可讲吗？不是每天都会在学校碰面吗？！大白天还讲不够啊！真搞不懂。”

“这样子总比她跑到外面遛达好吧！”冢原的太太启子整理完厨房的工作之后，一边走进客厅一边说，“而且电话费是对方付的，又不是咱们出，你紧张个什么劲嘛！”

其实，启子并不是很吝啬，她只是属于那种很实际、很实际的人罢了！

“哎呀！手都洗粗了……。现在的洗碗精药性都很强。真讨厌！”

“戴上手套不就得了！”

“戴上手套洗碗的话，两天就耗损了三双，都会被盘子的边缘割破，太浪费了！”

冢原听太太这么一说便闭口不语，眼睛直盯着报纸上的铅字，心里却响起另一种声音——今天晚上会不会打电话来呢？

冢原修造今年四十八岁，打从三十七、八岁就开始秃了头，其实在三十岁结婚时头发就有点稀薄。圆圆的脸，给人稚气的印象，正因为这种印象，也给人一种温顺老实而顾家的感觉。

他的太太启子跟他是同一类型的人，并不是一位很显眼的女性。虽然她比先生年轻五岁，今年才四十三岁，可是，当他们二人站在一起时，反而会觉得太太似乎比较老，可能是她不太注重外表上的打扮，穿着也不讲究的关系吧。

“——那么，明天见啦！拜拜！”

明美的电话终于结束了！真奇怪！这对安静的父母居然会生下这么活泼、开朗的女儿，这或许是互补作用吧！

启子说：“女孩子不要那么长舌！”

“妈，换成是我打过去也会说这么多的！彼此彼此！”不知道从何时起，每一次说教，明美总会有一大堆理由，再也不会只回答一声“是的，妈妈”，启子也已经拿她没办法了。

明美一上二楼，电话又铃声大作了。——启子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是个三十分钟的电话吧！

“是的，这里是冢原家。——喔！请你等一下！”明美从走廊那边大喊着说，“爸，您的电话！”

“喔！”

“是个女的！她说是公司的同事。”

终于打来了！冢原压抑住内心的兴奋，故作姿态地慢慢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向走廊去。

“是爸爸您的女朋友吧！”

冢原瞪了一眼调侃他的明美之后，接过电话筒。“喂！——啊！是你啊！怎么了？——嗯。——嗯。这样子啊？没错吧！——我知道了！谢谢！”

秒针还没绕一圈，电话就讲完了。相当简单、明了的话题。

可是，冢原放回电话筒的时候，握着话筒的那只手却有点发抖。

如果当时眼光锐利的明美也在场的话，她一定可以察觉到父亲脸上没有半点紧张或兴奋的表情，反而是像僵尸一样硬邦邦的。所幸明美早就上楼去了。

冢原一回到客厅，启子便问：“——什么事啊？”

可是，冢原好像没听到妻子在问话似地说：“喂！电话簿在哪里？”

“电话簿？那一本厚的吗？！”

“不是，是我们自己记的电话簿。”

“喔！那一本放在厨房里啊！你要打给谁？”

“津村家。”

“亲爱的，津村那儿不是一年到头都在打的嘛！你应该记得的啊！”

“不行，现在这个时间打错了电话是很不礼貌的。”

——启子不解地注视着丈夫，平常他并不是这样周到的人。

冢原走到厨房去，拿了挂在厨房柱子上的电话簿，然后回到电话旁。

“津村，津村……”嘴中一边喃喃地念着，一边翻找津村的电话号吗。

在拨电话号码时，冢原的手还在抖。

电话声响了两声之后，对方来接电话了。

“喂！你找哪一位？”

电话筒的另一端传来一种独特、甜美的声音，是津村的太太。

“啊，我，我是——冢原。”声音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似的。

“啊！是冢原先生啊！你好！——感冒了吗？”

“没有！”

冢原假咳了一下：“——津村在不在？”

“你稍等一下，他才刚从浴室出来。——喂——”

停顿了一会儿，听到津村华子的喊叫声说：“是冢原先生打来的！”

“喂，我是津村。”传来津村一本正经的声音。

“我是冢原。”冢原压低声调，低沉地说，“刚刚打电话过来了，好像是明天的样子。”

津村回应说：“明天吗？没有错吧？！”

冢原从电话听筒中可以感受到津村紧张的心情。

“我想应该还是没有错。还是按计划行事，你再确认一下吧！”

“嗯，好的。”津村心事落定似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一刻终于来临了，等了这么久……”

“喂，津村，”冢原慌张地说，“小心被你太太听到！”

“不会的啦！她刚进去洗澡了。”

“喔！——反正，就是和平常一样，不要有任何异状。”

“说的也是，更何况也不需要操心……”

“对，不是什么困难的工作。”

“今晚好好地睡它一觉吧！”

“对，睡好觉养足精神。”说着说着，冢原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笑容。

——挂了电话之后，冢原又回到客厅坐下。脸上带着宛如临时接下一件工作、完成之后的劳累神情。

“明天我可能会晚一点回来！”冢原不着痕迹地说着。

“喔！”

“可能会有个会议，公司请吃晚餐，几点回来还不知道。你不用等我，先睡吧！”

“嘿！这就奇怪了！最近不是没有花多少交际费吗？”

“都是去便宜的地方啊！”冢原拿起桌上已稍微冷掉的茶，缓缓地送到嘴边。手已经不再颤抖了。

“再便宜也该有……”启子话说到一半，突然记起某件事似地往二楼瞧了一眼，然后说道，“对了，明美她那钢琴老师又要提高钟点费了。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我们当初让明美学钢琴只不过是為了使她有个好的嗜好，又不是为了要让她进音乐学校，不需要请个钟点费那么贵的老师嘛！换个钟点费便宜点的老师不是也一样可

以教吗？”

“如果明美她本人讨厌这位钢琴老师，请别的老师来教就没话说了，可是，她不是学得兴致勃勃的吗？”

“是这样子没错啦！”

“我会想办法的。”——冢原却在心中大喊着说：那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到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将有一亿元落入我们三人的手里！

一点点的钟点费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甚至可以换掉那架二手货的钢琴，另外买一架新的大型钢琴呢！

“喂！老师要提高多少啊？”冢原无意识地向启子问出这么一句话。

津村一听完电话，整个人慌慌张张地绕着房间打转。其实，房间内也没有多少空间可以让津村绕着圈走，三房二厅的公寓，家具一摆就没有多少空间了。所以，他也只能在同样的地方来回地走着。嘴中念念有词地说：

“终于来临了……。这一天终于到了！”

津村光男，三十六岁，也就是战后初期“婴儿潮”那时期出生的一代，无论是升学、就业或结婚都是竞争者最多的一代。

所以，虽然他尚未到达老年，可是，他却有那种参悟尘世者所拥有的稳重与沉着。因此他不会对什么事过于执着，也没有填不满的欲望。为人干脆，淡泊名利，没有不良恶习。

活了三十六年，他并没有被谁讨厌过，也不是特别杰

出。当然啦，他自己也无意要特别杰出而引人注目。所以，可想而知，他并没有什么大作为。

任何人第一眼看到他，并不会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说好听些是“看不腻”的脸。大概是啤酒喝多了，最近胖了一些。

“哈啾！”津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喷嚏。

那是当然的，一脚才踏出浴缸，冢原的电话即随后而至，只好在腰上围了一条浴巾就出来接电话，然后在客厅晃来晃去，当然会打喷嚏了。

可是，津村却托这喷嚏的福，整个人清醒了些。

“——对了！要打电话！”

津村手伸到电话，却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先穿上衣服呢？可是如果待会儿太太华子出来，看到我在打电话，一定会问东问西的，到时候就太麻烦了。

“反正也不会说太久！”

他拿起听筒，拨起号码。

电话铃声响了好几声，还没有人来接。津村有点焦急地往浴室的方向瞄了几眼。

对方是一个人住，没有来接电话，就表示不在家。联络不上也是没办法的事。

“——喂！我是浦田。”

啊！终于通了！

“啊！喂！我是津村。”

“您好！”

对方的语气相当稳重。

“呃——我刚刚接到冢原打来的电话……。是明天，对吧？”

“是的。”

“那么，照原定计划行事……”

“是的。”浦田京子的说词和以往一样，干净利落。——并没有因为明天将有一亿元进入腰包而有所兴奋或不安，真是个奇特的女子。

津村道过晚安之后，挂断了电话。

浦田京子打电话给冢原，然后冢原打给津村，再由津村打给浦田京子，这是当初他们“三人行”商量好的联络确定网。

“哎呀……”

津村似乎受到浦田京子冷静声调的影响，原本绷紧的神经渐渐地松弛了。

对，这样才对！太紧张而慌了手脚的话，反而会出纰漏。放松自己，照往常一样的态度去上班就行了。

“哈啾！”津村又打了个大喷嚏。——身上只围着一条浴巾。

再这样下去，说不定明天就会发烧感冒。津村慌张地找出衣服想套上。

这时，太太华子正从浴室出来。当然啦！她也和津村一样，身上只围着一条浴巾。

“嗯？亲爱的，你还没穿上衣服啊？”

“啊？喔——有事情打了个电话。”

华子吃吃地笑说：“穿上衣服再打电话，不是也可以

吗？”

华子今年已经二十九岁了。但是，可能是夫妻二人还没有小孩的关系，她的言行举止有时候仍然像小孩子一般地单纯。

津村暧昧地笑说：“嗯，只是站久就忘了……”

“是在等我出来吗？”

津村一听，睁大了眼睛看着妻子的脸。

“——偶尔这样子也不坏。记得新婚那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一起洗澡，然后，裸露着身子，互相拥抱到床上……”

“说的也是。可是，被单弄湿之后，收拾工作就麻烦了。”

“有什么关系！反正清洗衣物是我份内的工作……”华子万种风情地注视着丈夫。——这下子惨了，她误解了。

可是，与其一直想着明天的事情而紧张得睡不着，倒不如拥抱着刚出浴、光滑温热的妻子还来得好些呀！

津村心一定，抱起华子走向卧室：“OK！走吧！”

此时的浦田京子正泡在自己公寓的浴缸里，松懈一天上班下来的辛劳。

六个榻榻米大的房间，加上大约只有三个榻榻米大小的迷你厨房，这是极为普通的公寓造型。浴室也不是大到可以横躺着伸展手脚的宽度，不过，对一名单身女郎来说，这样的房间已足够了。

浦田京子闭着眼睛，说：“明天……”

明天终于要动手了。

即使是说给自己听的，却不像冢原或津村那样，浦田京子的脸上一丝兴奋或紧张的情绪都没有。整间浴室里反而飘浮着缕缕的寂寥。

她毕了业就到现在这家公司上班，已有十八年了。漫长的一段岁月，三十八岁的老小姐还能称为“快乐的单身贵族”吗？

这十八年来，生活平静得几近无聊，从来没有因为小事而被辞职或升职的。可是，明天突然会有一亿元的巨款入手——当然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的——照理说，至少会有些胆怯或恐惧的心情才对，可是在浦田京子的身上却找不到这些迹象。

浦田京子不禁苦笑了一声，即使明天是不凡的一天，可是，她就像是只在备忘录上记下一件事情之后，就忘了有这档事，等明天时间一到，打开备忘录——啊！今天有这件事情要做啊！这样的心情似的。再怎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临，日子还是照样过的。

在公司里，京子有个“万能女人”的外号，可是京子本人却认为是自己的细心才使工作顺利完成而不是自己能力高强。

“这就怪了！”全身浸泡在浴缸里的京子喃喃自语着。

京子最喜欢一个人悠悠自在地浸泡在浴缸里的这段时间。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间浴室如果能再宽广一些的话，会有更浸泡在温泉里的感觉。

京子有时候会向公司请假一星期，到乡下的温泉去度假，然后一天里泡个五、六次温泉，自由自在地享受着。这

可能是京子生活上唯一的乐趣吧！

京子这个嗜好在年轻人之间却掀起了温泉度假的热潮，那他们又是什么呢？！世事变化无常，奇奇怪怪的事情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京子泡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起身，穿上样式简单的睡衣，走到客厅打开电视。京子几乎每天都固定在这个时间打开电视，收看空中德语教学教室。

京子把小桌子搬到电视的正前方，像小学生念书那样端坐着。小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教材、笔记本和铅笔。

唯一和学生上课不同的是，桌上还多放了一杯用马克杯盛装的即溶咖啡。

一切准备妥当坐下时，节目刚好开始。

电视上出现一位日本老师，和蔼可亲地说：

“大家好！”

坐在电视机前的京子居然也对着他说一声：“您好！”

.....

京子是位朴素、不起眼的女性。

在公司里，她的资历比课长级的人都来得久。大家当然会以奇异的眼光看她，可是并不会在背后说她坏话或是嘲讽她。当然啦！在工作上京子也做得干净利落，所以很得上司的信赖。

可是——生活仍然是空虚不已。周遭像是有个黑洞似的，偶尔有一阵寒冷的风吹入京子心中，带来啞人的寂寥。

## 这一天

闹钟铃声大作。

冢原启子马上睁开眼睛，急忙把闹钟按停，铃声一停，整个人放松地再度躺回床上。

其实这么一点点声响根本吵不醒自己的丈夫，大可不必慌张地按停它……。想到这点，启子突然转过头看看身边的床铺。

“啊？”

启子惊讶地坐了起来。

床铺上已经没有丈夫的影子了。——启子想会不会去厕所了？可是仔细一看，床铺整理得干干净净，昨晚准备好的衬衫、袜子都不见了。

看这样子，丈夫应该起床了。启子满腹狐疑看了闹钟一眼。

跟平常一样的时间啊！闹钟很准确的啊！而且，我也没有赖床啊！可是，怎么会……

“是怎么回事啊？”

启子百思不解地起床，伸伸懒腰，一走到客厅，冢原已经穿好西装，完全一副要上班去的样子，正打开报纸在看。

“亲爱的！”

冢原闻声抬起头说：“啊！早！”

“今天怎么了？这么早起床？！”

“没什么啦！只是醒了就睡不着了。”

“多躺一会儿不是更好吗？啊！我马上做早餐，你等一下！”启子一说完，马上转身走进浴室里刷牙洗脸，这时候后头传来冢原的声音：“慢慢来没关系，不急！”

——奇怪了！今天他是哪一条神经不对劲啊！

启子动作迅速地洗脸刷牙，换下睡衣之后，对着镜子摇晃着脑袋，想将残留在脑中的些许睡意摇走。

说是准备早餐，倒也不费时间，冢原的早餐也只是吐司和牛奶而已。况且，他也不带饭盒上班，省事得很！

启子一进入厨房，马上说：“我马上烤吐司！”

“喂！”冢原的声音随后跟到，“昨晚的酱汁还有吗？”

“剩是有剩下——你问这个干什么？”

“今天早上想吃饭和喝酱汁。”

“啊……！”启子面带难色地说，“可是，没有菜喔！”

“没关系！有酱瓜之类的东西就可以了。”

“煎个蛋好吗？”

“好啊！那麻烦你了。”

启子觉得很不正常，如果冢原本来就有出尔反尔的性格的话，今天这种表现就不会令人太惊异。可是实际上，他的性格并不是如此，他一旦决定怎么做之后，就不会轻易地改变。

像他上班所穿的领带、西装，要不是启子顺着四季的变化而给与适当地换穿的话，说不定他一年到头都会穿同